

曾记蛙声一片

离开农村进城已多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想念曾经一直响在耳畔的那一片片蛙声。

从小生长在农村,每到夏天,随处可以听到阵阵蛙声。蛙声来自田间地头,来自草丛稻浪,来自藕池鱼塘。特别是双抢时节,青黄相接的田野里犁耙水响,那蛙声叫得更欢,好生热闹!那劲头就像在与农民比谁更忙碌,一刻也舍不得歇息。它们不仅用欢唱为紧张的农活伴奏,还展现出各种姿态进行表演,鼓着腮帮,瞪着圆眼,伸着长舌,或盘踞在荷叶上,或栖息在浮萍上,或趴在禾把上,有时也会爬上在水塘里歇息的牛背上,逗得牛尾巴扫个不停。

六月天气易变,每当暴雨骤至,寒蝉凄切,青蛙也随之息声隐身;而当雨过云开,彩虹斜挂时,青蛙又出来了,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东窜西跳,大呼小叫着,仿佛它们的工作就是要这么吵闹罢!

最热闹的乡下夏夜。皎月当空,繁星满天。忙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聚在场坪一起乘凉,手摇蒲扇,谈天说地,七嘴八舌。小伙伴们可以听听老人讲古,或

者结伴嘻戏,打闹一片。路边就是稻田,刚刚机耕平整的水田水面平阔,月亮洒下清辉,将倒影摇晃在水中,刚插下的禾苗在浅水中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偶尔有一两只青蛙跳到路面,似乎也想来亲近人气。有时,一种湿滑的感觉从脚背上陡然而生,吓人一跳,原来是青蛙爬到了脚背上,软呼呼、粘巴巴、凉飕飕。此时,虫鸣鸟唱开始上演大合唱,领唱非青蛙莫属,呱呱咕咕的主旋律,时而激昂雄浑,时而干脆爽朗,时而悠然沉闷,时而抑扬顿挫。身边的蚰蚩儿、远处的斑鸠,也都登台附和,时不时还有几声犬吠,增添了一种粗野。整个田野就宛如正在举行一场庆功音乐会,蛙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经久不竭。静心听起来让人感奋不已,心中充满对丰收的憧憬与喜悦。

远处的田野闪烁着几道电光,是那些捕蛙者在夜色中捉青蛙。那时,青蛙多,捉起来也较容易,善捉者往往能满载而归。记得有一段时间,捕捉青蛙之风十分猖獗,导致田野里的青蛙明显减少,虫灾因此横行,大片农田减产,听取蛙声,是那么羸弱,

全被母子情深的场景融化了。

接他回家已是孩子四岁了,或许是经历了上次的别离,他再也舍不得离开我半步,除了白天上学,晚上一定要抱着我的手臂才能入睡,我多次鼓励他分床睡,他就是不依从,问他理由,他只是说害怕。原来妈妈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是至高无上的,哪怕一只手也足以给他撑起一片蓝天。我没理由再要把他从我身边赶走了。

孩子上初中后,渐渐明白要独立了,要跟大人分床了,也终于说服自己睡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这一分,也就终于分开了,再不主动跟我挤着睡了,有时我还想套套近乎,赖在他身边睡一下,他还有点不自在。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儿子大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跟我一起逛街,一起出游,也不大情愿坐下来跟我分享他的校园生活……后来,孩子读大学,经年累月的聚少离多,我也慢慢地习惯了分别,习惯了母子间的这种逃不掉的渐行渐远。

是啊,孩子与父母的今生相遇,何尝不是上苍安排的一场缘聚,何尝不是一幅幅流动的人生画卷?婴儿时期,孩子蜷缩在父母的怀抱中,父母便是全世界;后来,孩子学会了走路,挣脱出父母的双臂,开始用自己的双脚和眼睛,去感知和

缝间透过的蓝天白云和树叶舒展的绿色交相辉映,让你不得不惊叹这这就是一幅悬挂在半空中的水墨画。这几乎遮蔽了整个路面的树枝高擎着成串成串的绿叶在微风中徐徐涌动,生命的绿色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和张扬。

银杏树是有灵性的树木。在我们老家也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每年十月,树上都会挂满白色的果子,但在它的不远处却还有一棵雄树总是静静地守候着。

这是一棵有198年树龄的古银杏,相比路中的那棵树干要粗壮得多,一个成年人应该还不能双手抱住它。树干同样不高,伸手可以触摸到最下面的那根树枝。雄树的树枝很粗壮,只是树叶不及雌树的浓密,灵巧的树叶一顺儿排在枝干上,在微风中起伏,就像健步的骏马闪动的鬃毛。雄树的位置略高于雌树,且正处于寒冬的风口,树干和粗枝上紧贴着的一层层青苔和隆起的树皮,足见其历尽严寒酷暑,饱经风霜雪雨。凝望伸手可至的雌树,雄树总是用自己的宽厚

■吴清龙(通城)

分明是在呜咽,是在呻吟,是在呐喊!后来,公社派人四处巡查,严禁捕捉青蛙,逮住了就要没收、罚款,甚至游行教育。我也在学校里接受了老师的宣导,说青蛙是庄稼的守护神,是病虫的天敌,应当加以保护,绝对不能捕杀食用。我为自己也曾捕食过青蛙而后悔至今!幸好农民意识到了青蛙这位益友的价值,一度停止了对它们的杀戮,终于蛙声依旧。

极至深夜,从酣睡中一觉醒来,窗外还是那阵阵蛙声,但少了杂音,清晰多了。听取蛙声,伴着丝丝凉风送来的扑鼻稻香,让人陶醉,丰收在望的兴致消退了一天的劳累,倒也好惬意!

后来,我离开家乡,出来工作,且定居县城,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很少听到蛙声了。到了夏天,总感觉生活缺少了灵通与生气。曾经一段时期,偶尔也回到老家住上一晚,我总会在深夜走出房门,来到旷野踱步,寻找久违的蛙声。

如今,多么想重新置身于乡田野畝,重温那动人的农家画面,听取那熟稔而亲切的一片片蛙声啊……



发现世界;再后来,孩子长大了,上了学,日记本上多了一把锁,家人共处的时候隔了一扇门;及至现在,往往是长途电话中的几句叮咛,几句问候,以及茫茫人海中那张刻在心底的面容……

时光飞逝,岁月有情。目送别离,目送孩子展翅高飞,虽然心底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痛,然而,聚散离合终有因,天高地远爱无限。当我们为父母的,用爱意盈盈的目光,望见孩子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完成了一个逐渐淡出的生命过程,我们的心头也会有有一种放手、放飞和放心的幸福,油然而生!

■聂松彬(赤壁)

的身躯为其遮风挡雨,近200个春夏秋冬就这样相濡以沫,矢志不渝。我想,莫非这正是——一对老人在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同舟中,眺望月湖修炼而成?

公路上,汽车往来不断,但经过银杏树时,每一辆车都在缓缓而行,我不知道司机在怎么看,怎么想,可我已经无暇再进月湖欣赏风景,我在路边驻足凝视了近半个小时。曾经听说过湖北武汉在城市建设中为425棵古树让路的报道,也曾网络上看到过安徽省桐城市为一棵230年树龄的黄连树斥资修路的故事,但今天我身临其境于宁波人为一棵古银杏保驾护航的现场,心潮早已澎湃不止。

诚然,在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城市,一棵银杏树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能为一棵树让路的城市,带给我的却是长久的感动。因为它体现着一座城市在自然万物面前的谦和,是对大自然的包容,更是主政者平和仁慈、胸怀若谷、目光远大的品质。

能为一棵树让路的人,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修更宽更长的路。

父亲与土地

■阮长兴(通山)

有七八年了,我的梦中时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烈日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双手扶着犁,佝偻着背,蹒跚地在山地里耕着田,汗水湿透了衣服,也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牛打着沉重的喷鼻,低着头往前使劲的拉着犁铧,泥土快速的向旁边翻滚开来……

梦中的老人不是别人,是我勤劳一生的父亲,假如他还健在的话,今年刚好七十岁整。父亲194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祖父去世得早,他十四岁时就被生产队安排到地里做农活,争工分养家。也是从那时起,父亲这一辈子就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听母亲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生产品种单一,村民们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就算大家辛苦劳累一整年,也只换来几袋粮食,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父亲为了家里人吃不饿肚子,只好利用早出晚归的时间,偷偷跑到屋后背的半山腰上开辟荒地,种些红薯、南瓜之类的农作物让家人充饥,也因此挨了生产队干部无数次批斗。

1983年年底,农村全面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农民的父亲,当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那种欣喜是可想而知的。父亲干农活的时候从来没抱怨过,哪怕当时的提留款和公粮任务把所有的农村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也没让父亲动摇过,从他眼神里流露出对土地的爱始终是那样的热烈。

直到我们姐妹4人可以帮上忙时,依然记得父亲还是那样热爱他的土地。

每到开春,他便满怀欣喜地扎进了地里。遇上学校放假,父亲便要求我们也去干农活,所以我们不仅很早就学会了挖地、担粪、播种、收获,还学会了像父亲一样热爱土地。谷雨时节,我们帮着父亲用铁锹或犁耙为闲了一冬的良田翻身,让一块块沃土在阳光下冒出滚滚的热气,再把一粒粒种子撒进土地的怀抱里。之后,父亲就像照看孩子一样每天伺候着它们,在父亲眼里,地里的庄稼就如同他的生命。一年四季,父亲好像与土地约好了时间,总是能赶着时节耕地、撒种、施肥、除草、收获,不管阴雨,不管风吹,也不管什么节日,从不怠慢。从种到收,一口气都不能歇的,真的,就连冬日里,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地唠叨着他的土地,明年该种些什么?

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改革的春风吹进了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加快了全国城镇化进展。沿海地区及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吸引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出大山,进城务工,导致了农村有很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这时,可乐坏了父亲,他不考虑家里劳动力减少而少耕,反而承包了生产队里的三十多亩荒地。以前家里的农活有我们帮着干,父亲还忙得过来,自从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我和妹妹外出打工后,他就更忙了,只好拉上母亲一天到晚陪着他在田间地头里劳作。那些年,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和乡亲们盖起了三层小洋楼,我也进城买了一套140多平米的商品房,添置了各种家用电器,父亲改变了以前靠人力、牛力的耕种模式,全部用起了机械化劳作。这样就变得轻松多了,地越种越多,粮食相应也越产越多,家里每年有一万多斤余粮卖给国家,还不用交一分钱农业税,并从政府那里不费力的领到上万元各类补助款,这下,父亲就更觉得当农民有奔头了。

2009年夏天,父亲终于在天长日久的体力透支中,累病了,就算病痛缠身,他也舍不得离开土地,干不动重活,就弯着腰拔草或坐在田埂上看着地里的庄稼生长,还时不时嘱咐我要热爱土地。父亲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在土地里耕耘,已成为一种习惯,植入了骨子里,不管是在地里劳作,还是站在地边看庄稼,父亲都与他的土地融为了一体。从不分离,从不放弃,因为父亲始终是个农民,而土地便是他的根,是他眼里最美丽的风景。其实他不知道,他与土地融在一起的时候是世上最绚丽的风景,是儿女们心里永远难忘的记忆。

2011年4月2日,父亲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牵挂的土地。后来才知道,父亲的去逝,是因为他通过电视新闻晓得家乡的汛情,晓得了他心爱的土地被洪水冲毁,而引起病情急剧恶化不治身亡的。父亲将一生的光阴与汗水挥洒在了土地上,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心爱的土地,但真正能读懂父亲对土地那种挚爱和渴望的,唯有他的一群儿女。

今年清明节,我特意带着妻儿走在家乡刚修好的河堤上,望着田间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心中默默庆幸为家乡撰写“关于农村规划,推进通山县虾边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协提案,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环境下得到满意答复,让我终于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